

◎遊蘇州記 (六) 王理堂

走進一家飯館裏吃了一頓飯。出來到馬路上。已到五點鐘。我等生意。雖不能如上海的大馬路。却也覺得茂盛。但是那種馬路。凸凹不平。實在令人不滿意。以一個有名的蘇州。城外有這一條馬路。這不能不說是蘇州的一條馬路。也不知是什麼道理。而且馬路上的轎夫、驢夫、和車夫。每見了一個人。便一齊擁上。滿口老爺少爺。的亂喊。希圖攔攔顧客。比上海四馬路的野雞。簡直還要加幾十倍的討厭。這也是一大缺點。有的人說。『他們爲生計所迫。不得不然。』這話雖然不錯。但我總覺得那是一種惡風。不適於文明的社會。

在此我還要插幾句話。就是我自己到蘇州。時時聽人拿老爺爺。爺喊我。可見一般下流人的心理。還橫着官僚的習氣在裏面。至於這種習氣。所以久不剷除的。我怕是社會教育不發達。和轎子通行的緣故。可惜我往的不久。沒能把他詳細的研究出來。但我於這一點。深爲蘇州文明上抱憾。

我在馬路上。買了蘇州的三份報紙。一名蘇報。一名吳語。一名平江日報。蘇報僅兩張。售錢二十文。吳語和平江日報均一張。售

說說便隨

古人質樸。不似後世之多。諱故。設喻。不倫。達小。羊也。頗先生。之。後。鳩。水。鳥。也。與。好。速。之。文。翁。斯。至。微。比。王。者。子。孫。詢。集。何。物。擬。諸。侯。女。而。喪。家。狗。三。窟。兔。尤。其。明。證。也。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此。其。明。證。也。論。語。至。於。大。馬。皆。能。有。養。學。者。謂。不。應。以。犬。馬。喻。親。改。以。喻。人。子。陳。思。賦。武。帝。諱。遂。深。永。墊。之。思。顏。子。厚。譏。其。方。父。於。蟲。皆。未。讀。家。語。者。也。

悼亡詩

人生之苦。莫甚於悼亡。余妻素賢。平日極伉儷之樂。一旦失之。悲何如也。近讀

枕亞先生悼亡諸什。及蕊珠事略。傷心人語。諸作。深歎事雖各異。而悲則同情。感觸於中。不能自已。爰賦二律。以誌吾哀。并以質之枕亞先生。其亦引爲同調否乎。

耿耿星河欲曙天。深宵轉側未成眠。此心久已同飛絮。有淚何曾及九泉。卅載情緣駒易逝。餘生結綰二十餘年。百年長恨。難堪。卷。不。是。忘。憂。草。獨。對。遺。容。倍。黯。然。

悼亡屈指已三年。余妻以庚申秋歿。淪落天涯。亦自憐人世難堪。惟死別夢魂。何處。情。牽。鯨。魚。不。寐。醉。常。烟。小。鳥。無。依。翅。未。全。榮。而。反。受。辱。啊。寄。語。此。中。人。這。種。風。頭。還。是。少。出。出。罷。

小批評

名譽固是人人所當寶愛的。但是有二種投機家。一種是把舊書籍中東抄西襲的一種。是完全請人代寫的。其始不過想在報上登出。出風頭。能了。豈知一旦爲人揭穿。反致名譽掃地。真是求榮而反受辱。啊。寄語此中人。這種風頭。還是少出出罷。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英商總代理

轎子。不論男女婦大小。就都叫起來道。這是章豐璧的轎子。這是章豐璧的轎子。你們請想這等宣傳的力量。較多麼厚。多麼大啊。還有一事。說來也是好笑。據說。這章豐璧不但會做醫生。而且還能看邪氣哩。此言一出。衆人又大笑起來。我笑道。前年同春坊二弄榴紅閣家。有個做手阿姊。叫老二二。這人原有丈夫。而且很體面的。清人點頭道。不錯。這老二本來就是迎養坊媽紅。戲唱得不錯。風頭也健。可惜面上有點雀斑。前年給一個什麼姓余的娶了去了。怎麼又會出來做這下堂媽婦呢。天揚笑道。這等人忽而作嫁。忽而爲妓。本來沒有什麼交代的。你又大驚小怪起來了。我笑道。這却冤枉了人了。那老二的性情行爲。我確不甚清楚。然而他此番出山。可並不是他本人的政策。原來余家裏生平最是好色。幾年之間。討了七八位姨太太。先是他的太太。沒有出來。由得他們任情胡鬧。

八十九

東越許廬父著

。恣意荒唐。到了今年。有人講到家鄉。將幾位姨太太的種種行爲。都報告給他太太聽了。因此有許多親戚人等。都爲大局起見。公勸太太。不如攜兒挈女。就搬到上海來住。他那太太一想。除此却沒別法。於是宸衷獨斷。毅然決然。帶了子女。同到上海。他却真有本領。不到一月工夫。就鬧得老余自己已不願意起來。由他本人出面。將幾位頂兒尖兒。不易講話的。老三老四老七幾位姨太太。統都調派出去。他自己擔任每人每節。花三十花頭。不論他們做先生也好。阿姊也好。總是同樣的權利。……我說到這裏。衆人都笑起來了。天揚笑道。這話我不信。天下那有這樣的奇人。他既把幾個姨太太弄到堂子裏去。他自居又是何等身分呢。不嫌忒委屈了麼。我笑道。那你不必替古人擔憂。橫豎總不和你相干的。就完了。說着。衆人又狂笑了一陣。我又接說道。這廝的算計。却也不錯。橫豎自己總要吃花

酒。就照應照應了自己人。而且還可以省得一筆姨太太的月費。這真是一舉兩得之計。還管什麼身分不身分呢。這當中無非難爲了一班和他交際往還的朋友們。見了這批姨太太性質的姑娘。還是以姨太太之禮相待好呢。還是仍舊他們普通妓女看待。這却委實是一個難問題啊。我還不是撒謊兒哄人。却是榴紅閣家的本家大老三告訴我的呢。……衆人聽了。又都搖頭稱異。我笑道。但這不是本日應講的範圍。現在我要說的。還是章豐璧看邪氣的事情。閑話少說。事歸正傳。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去他們家茶園。才上得樓梯。榴紅閣和老五就跑了出來。慌慌張張的說道。好了。五少來了。快替我們出個主意。我們的老二。要不好了。我聽了吃了一驚。問是什麼事情。他們一面將我邀進內室。一面一連一句的奪着訴說。明天晚上。老一的男人來了。在這裏借了一夜乾舖。他們倆鬼鬼祟祟的。不曉得鬧了什麼。一直捱到天快亮了。老二忽然起來。走到我們後間來。要熱水盥面的開水。我們給他開醒了。掀開帳子。瞧了一瞧。只見他面上紅得和玫瑰花色一般。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袖月白羅紡小衫。穿着一條短腿粉紅羅紡褲子。我們還取笑他。你倒會時髦。這個天氣就這麼般般打扮起來。也不怕凍壞了身體。他見我們醒了。索性坐了下來。和我們談了一陣子。還是我們怕他受涼。催他去了。兩人直睡到今天上午的十二點鐘。方才起身。他男人便去了。他和我吃了飯。好好的坐着談天說笑。此刻一下子工夫。忽然嚷起肚疼來了。翻來滾去。鬧得好不怕人。此時敢是鬧乏了。少許靜了一點。但是臉色難看得很。好像。……一語未了。外面的老二。果然又大鬧起來。我繞了繞眉頭問道。可請了什麼醫生沒有。他們就說已着娘舅去請章豐璧了。一面另外着人通知他們家中。去了。有一回了。我點了點頭說道。

九十

東越許廬父著

目要期本

編者的話
七編八又續隨筆
纏夾二先生語錄
纏夾二先生之面湖談
一封纏夾的家書
一個纏夾老司務
纏夾二先生之好色論
纏夾二先生之土地解
纏夾二先生之來信

小說
星期日
增刊

第十七期

號二夾纏

編輯者 許塵父 聶雁影 繪圖

本增刊每星期日出版一張隨小說日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刊徵文

本刊廣告收費

本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種廣告其收費如下：
一、每行每日一角（每行以十個字為限）
二、每行每日二角（每行以二十個字為限）
三、每行每日三角（每行以三十個字為限）
四、每行每日四角（每行以四十個字為限）
五、每行每日五角（每行以五十個字為限）
六、每行每日六角（每行以六十個字為限）
七、每行每日七角（每行以七十個字為限）
八、每行每日八角（每行以八十個字為限）
九、每行每日九角（每行以九十個字為限）
十、每行每日一元（每行以一百個字為限）
以上各等廣告其收費均按日計算，不取分文。
本增刊廣告收費，請向本社接洽。

徵求火柴商標
鄙人酷嗜火柴商標，在五六年前曾集得二百三十餘種，我也其徵集法如左：（一）諸君如有新製火柴商標，乞將標上之商標，寄到後中選者，於翌日即寄贈品，不中者恕不寄還。（二）火柴商標，以普通之黑頭火柴為標準，紅頭之小形匣，（四）件寄上海開北寶山路鴻興坊一二八號吳盧（五）投寄者須附書姓名住址，徐卓吳謹啓

程小青介紹醫家
老友徐君紫明，從梁溪周汾伯游，精內科醫術，前蒙母患肝疾，甚劇，歷治勿效，有責任心，初非近頃，號稱名家者，流視病人生命，漠然無關，可比愛敬介紹，以告病者，徐君寓老北門內侯家派引年里

本刊各稿禁止轉載

雜誌聲浙
（畫風西精贈）
片景湖美送

本雜誌係浙學社同大所組織，由曹西庵主任編輯，胡亞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研究學術，改進社會，內容豐富，俱係海內名家著作，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觀無比，本誌為普及各界起見，每冊祇售紙費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分），茲值發行伊始，特將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者，連郵費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珂瑯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一張，定閱全年者，連郵費大洋五角，再贈西湖風景畫片兩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為限，幸勿交臂失之，郵票代洋十元，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衡衡浙學社發行部，請聲明何日何報。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浪墨」為江蘇綺芬著，內分小說詩文等九類，文庫序指，指點陳麟仙，包天笑王道，道神勇，東國孫玉聲，周劍雲，胡寄塵，嚴壽慶，施濟清，鄧逸梅，顧明有（劉）農，何海鳴，陳鐵樵，徐卓吳，幕僚諸公（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雲，吳雙熱，趙眠雲，姚錦程，程瞻雲，柳山亞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予，屠守拙，王壽農，許維衡，胡懷琛，黃壽人，諸公（題字）有徐枕亞，周瘦鵲，趙蕓狂，鄭鶴鵠，張丹斧，王鍾根，范煙橋，范君博，嚴獨鶴，諸公及壽梅（逸梅之夫人）劍我（半梅之夫人）環仙（眠雲之夫人）三女吏，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詞，達八百餘家，先印上卷，半月後，出書內有錄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鉅製，定價一元，凡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說日報介紹，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期為限（自登報日起），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枕亞浪墨初集

全書六卷二十萬言總目列右
●卷一 說盡
（五種）慘情 余歸也
晚（孽情）自由鑑（列情）一死難（妬情）毒藥瓶（哀情長篇）棄婦斷腸史
●卷二 藝苑
（三種）斷碎文章（二十餘篇）枕霞閣吟草（百廿餘首）庚戌秋詞（十八首）
●卷三 藝數
（六種）冰壺寒韻（九十則）紅樓夢餘詞（六十首）惆悵詩（三十首）珠沈玉碎詞（三十首）蕩魂詞（三十首）閨情限字詩（十二首）
●卷四 譚諧
（二種）滑稽室叢拾（六十則）
●卷五 諧叢
（二種）快活三郎文集（廿二篇）快活三郎詩話（五十則）
●卷六 雜纂
（三種）兒童俱樂部參觀記 觀記 苦招生記

一封纏夾的家書

金一仙

斷黃齋。啜冷粥。風味迥不相伴矣。後詢之友人。云此係廣東宵夜館。為別種菜館所無。余頗納罕。以同一粥也。胡獨廣東人能加以鴨與魚肉。而此特別之味。一日偶讀史記。至唐虞之世。山戎獫狁。乃知為友人所欺。所謂輩粥者。大約亦是鴨與魚肉之類。唐虞時之山戎獫狁。已能為此食品。今之廣東人。蓋襲其成法而為之。不讀史記。我為渠瞞過矣。古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孔門七十二賢人。三千弟子。其中享長年者。人知有曾子子夏。而子夏壽尤長。至百有三歲。魏文侯猶及師事之。不知二人而外。尚有子游。享年且較二人更久。孟子曾與之一堂共話。何以證之。即證之以孟子語宋句踐之言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此句踐即春秋時之越王勾踐。至戰國時而猶存。蓋與子游同享長年也。惟不解何以改越籍而入宋。姑待考證。

前日有一鄉人。持信至余處。託余轉寄桐鄉某君。鄉人去後。余見其信並不封口。遂效蔣幹之偷書。抽出觀之。五花八門。可謂纏夾之能事。適小報日報出纏夾二號。遂即加注。抄而付郵。以供閱者一樂。望閱者不要笑脫下領為幸。照原信抄在下面。並不更動。以存其真。

家嚴(太客氣了)足下。(可作脚底下講。敬啟者。貴彪(處字之誤)桐卿。(鄉字之誤)兩命(兩傘之誤)為頂有名氣。兒家中之命。(傘字)已脫了。望家嚴回來時。千萬買一條命(傘字)來把兒用。為託。兒在家託庇(庇字之誤)家嚴之福。身體粗安。勿念。昨日卿(鄉字)中來了一個收帳(帳字之誤)人。硬逼家母把錢弄一弄(算字之誤)家母弄不來。遂叫隔壁牛三伯伯把錢弄清楚。收浪(帳字)人收了錢回去了。敬請全安。(金字之誤可作全福全安解)兒子錢(錢字少寫戈)阿毛叩頭

觀了此信。寫者可謂纏夾二先生

。諒必出於三家村老學究之手筆。然而即便便宜了記者。得了意外之資料。還要謝謝纏夾二先生矣

▲一個纏夾老司務 朱辛初

我們號裏有個老司務。一天。經理對他說某處某家。有一位吳雪東先生。你去問他在不在家。他答應下來。好容易尋了許久。給他尋着了。敲門進去。只有一個老娘姨在裏面。他高聲問道。(無錫董先生是這裏嗎。老娘姨回道。(是的。主人往無錫帶乾蘭去了。他聽了回來對經理道。(不在家。往無錫去了。帶家讀上海音「眷」同去的)。經理詫異道。沒有這事。他是本地人。你再去問清楚來。他又去問。仍就問着老娘姨。他照前問。老娘姨照前答。他氣悶悶的。回來對經理道。(無錫董先生確確實實帶家眷到無錫去的。經理說道。(我是說吳雪東先生呢。他道(不錯啊。是無錫董先生。經理曉得他纏夾了。對他道。你這樣纏不清。保不定這邊也聽錯的。我自去問他們罷罷。後來

東吳許多兵將。被他一人打败了。及至演畢。連呼曰。混帳。混帳。：關雲長難道投降東吳了。此戲從那裏編出來的。

●纏夾二先生之西湖談 溫嵩雲

甲對乙道。老兄。杭州西湖固然不愧為天下第一名勝之地。風景可算好極了。乙道。那末你有沒有看見西子呢。甲詫異道。你說什麼話。西子是古時的美女呀。死得已有數千年了。怎麼現在竟有起西子來呢。乙冷笑道。你和我辨駁。是沒用的。我雖然沒有到過杭州。難道連「欲把西湖比西子」這句詩都忘記了嗎。照這樣想來。這西子也是一個湖。而且大小相同的。不然。何以能夠相比呢。況且我每每看見小說上。寫着什麼西子湖畔。難道我說差了不成。你反說到古時美女上去了。這真是纏夾不清呢。

●纏夾齋叢話 盧父

余一日。入某菜館晚餐。見粉牌上有清燉鴨粥及魚生肉粥兩項。余在家時素喜啜粥。適觸所好。呼而試之。乃大適口。較之家中

話的者編

本期纏夾二號。人人都稱讚我。這題目出得有趣極了。題目既然有趣。文章也安得而有趣。諸位不信。快瞧一下子。到底有趣不有趣呢。

我和枕亞。向有考據大家之稱。本期的纏夾齋叢話。和七纏八又齊隨筆。就是考據的一班。請諸位注意賞鑒一下。智周的纏夾二先生語錄。他自己註明是海內孤本。智周謹錄。可見這篇文章的價值不小咧。

下期是眼淚號。再下期是棺材號。諸位別罵我非色頭。出這等斷命題目。想哀樂兩者。互相循環。諸位在豬頭纏夾兩號裏。已經大開笑口了。這番當然也要陪點眼淚呢。

七纏八又齊隨筆

枕亞

每聞人稱便盡曰虎子。竊不解其命意之所在。嘗疑於心者久矣。一日讀漢書。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語。乃恍然悟。蓋便盡者。襲物也。常置床頭。而床頭有人焉。其人為雌老虎。不經雌老虎之房。則便盡不可得而見。所以今之便盡者。有飲便盡中之溺。或頂便盡於首。以媚其婦者。皆入虎穴而得虎子之謂也。便盡之稱虎子。其出處蓋在於此。特拈出之。用免數典忘祖之誚焉。

孟夫子。人皆知其為男子也。而不知否否。吾嘗讀唐詩。吾愛孟

雲。獨不可娶周人為妻乎。或人聞之。始無以難云。

◎纏夾二先生語錄 海內孤本智周謹錄

纏夾二先生每對人言。陸宗輿為安徽人。章宗祥為福建人。其友謂曰。君亦太纏夾矣。陸宗輿為浙江人。章宗祥為江蘇人。孰不知之。君獨與衆相反。何也。二先生慨然曰。章陸為安徽派領袖。吾人聞之屢矣。君不見報載某某為安徽派。某某為福建派。章陸與安福。乃相連而縮寫耳。

二先生一日欣為友曰。吾有文虎一則。君試猜之。因曰。劉備。射一名稱。友俯思多時。不能答。二先生曰。爾難道三國志都不看耶。劉備為劉表之子。即射表子二字。友茫然不解。二先生解曰。曹操曾景升兒子豚犬耳。呂布罵劉備為大耳賊。夫豚為大耳。備之代名也。由此言之。備非景升之子邪。友知其纏夾。大笑而去。

或約二先生至某舞臺看戲。入座時。適演收關勝。頭一場演畢。二先生謂友曰。關雲長到底不弱

經理先生回來說起。他曉得把乾蘭聽錯了家眷。但是他還不曉得把吳雪東先生聽做無錫董先生哩。這樣一個纏夾的老司務。也有這樣一個老娘姨二次都聽他不出。真是無獨有偶。纏夾碰在一堆。假使給他們配成夫妻。委實是一個纏夾製造所。那時纏夾二號裏。不愁沒有好資料了。這件事是很確實的。恰好本星期增刊是纏夾二號。倒給我巧了一巧。得了這麼一篇好資料。

●纏夾先生之好色論 雨亭

一個老學究自言自語的道。佛家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句話是不成立的。夫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那末。好色是人之同性。而且一個人先須好色。然後有好的道德出來。因為色與德有連帶關係的。是相像的。所以好德就是好色。好色就是好德。從來沒有分別的。怪不得現在世風日漓。人民道德日下。這都是人民好色之心。不進步的緣故啊。

△纏夾二先生又麻雀 一